



新刊舉業明儒論宗卷之六

毘陵方山薛應旂批點

記類

玩易窩記

王守仁

陽明公居夷作玩易亭記意精詞暢其得文王處
爻里之道者與

陽明子之居夷也。穴山麓之窩而讀易。其間始其未得也。
仰而思焉。俯而疑焉。函六合入無微。茫乎其無所指乎。

其若株其或得之也沛兮其若決瞭兮其若徹菹淤出焉
精華入焉若有相者而莫知其所以然其得而玩之也優
然其休焉充然其喜焉油然其春生焉精粗一外內翕視
險若夷而不知其為阨也于是陽明子只已上三段便出人意思表無几而嘆曰嗟乎
此古之君子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其老之將至也
夫吾知所以終吾身矣名其窩曰玩易而為之說曰夫易
三才之道備焉古之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其觀
其變而玩其占觀象玩辭三才之體立矣觀變玩占三才
之用行矣體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動而化神故知周萬物
而無方化故範圍天地而無迹無方則象辭基焉無迹則
變占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齊戒以神明其德
也蓋昔者夫子嘗韋編三絕焉嗚呼假我數十年以享易
其亦可以無大過已夫

泗羣賢之交集風止籟靜挺然特立不撓不屈若虞廷羣
后端冕正笏而列于堂陛之側有君子之容竹有是四者
而以君子名不愧于其名吾亭有竹焉而因以竹名名不
愧于吾亭門人曰夫子蓋自道也吾見夫子之居是亭也
持敬以直內靜虛而若愚非君子之德乎遇屯而不懼處
困而能享非君子之操乎昔也行于朝今也行于夷順應
物而能當雖守方而弗拘非君子之時乎其交翼翼其處
雍雍意遠而匪懈氣和而能恭非君子之容乎夫子蓋慙
于自名也而假之竹雖然亦有所不容隱也夫子之名其
軒曰何陋則固以自居矣陽明子曰噫小子之言過矣而
又弗及夫是四者何有於我哉抑學而未能則可云爾耳
昔者天子不云乎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吾之名亭也
則以竹也人而慙以君子自名也將為小人之歸矣而可
乎小子識之

四以卜山...
許許天...
又弗及夫吳四昔何首...
神曰何...
于自...
夫千...

象祠記

王守仁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
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于予予曰毀之
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
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魯高而上
皆尊奉而禋祀焉舉之而不敢廢也予曰胡然乎有鼻之
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
斥於唐而猶存於今壞於有鼻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烏而况于聖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鷲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且久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焉耳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于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于善則不至于惡不底于奸則必入于善信乎象蓋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于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于其位澤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于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倣于舜之封象歟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

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
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謂之易以
言其紀綱政事之施則謂之書以言其歌咏性情之發則
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則謂之禮以言其欣喜和
平之生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邪正之辨則謂之春秋是
陰陽消息之行也以至于誠偽邪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
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
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

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是故易也者志吾心之陰陽消息者
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詩也者志吾心之歌
咏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節文者也樂也者志
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吾心之誠偽邪正者
也君子之于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陽消息而時行焉所
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時施焉所以尊書也
求之吾心之歌咏性情而時發焉所以尊詩也求之吾心
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

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之誠偽邪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人盡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于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籍記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于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于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于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孝者不知求六經之實于

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于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也。然稽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異于是。嗚呼。六經之孝其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尚利功崇邪。說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于淺聞小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飭奸心。盜行。逐世壟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所謂記籍者而割裂

棄毀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臥龍西岡荒廢之矣。郡守渭南南大吉既敷政于民。則慨然悼末季之支離。將進之以聖賢之道于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經之閣于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邪慝矣。閣成請予一言以諭多士。予既不獲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世之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則亦庶乎知所以為尊經也矣。

重修山陰縣學記

王守仁

此篇始言有司師弟之修。繼言聖季禪季相去之幾。希終言做於舊習間有自私自棄之害。此真發先儒之所未發。其衛道之心切矣。

山陰之學歲久彌敝。教諭汪君瀚輩以謀于縣尹顧君鐸。而一新之。請所以詔士之言于予。時予方在疚。辭未有以告也。已而顧君入為秋官。即洛陽吳君瀛來代。復增其所未備。而申前之請。昔予官留都。因京地之請。記其季而嘗

有說矣其大意以為 朝廷之所以養士者不專于舉業

而實望之以聖賢之孝今殿廡堂舍拓而輯之餼廩條教

具而察之者是有司之修孝也求天下之廣居安宅者而

修諸其身焉此為師為弟子者之修孝也已上二段意趣甚佳其時聞者皆惕

然有省然於凡所以為孝之說則猶未之及詳今請為吾

越之士一言之夫聖人之孝心學也學以求及其心而已

堯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

厥中道心者率性之謂而未註於人無聲無臭至微而顯

誠之源也人心則雜于人而危矣偽之端矣見孺子之入

井而惻隱率性之道也從而內交於其父母焉要譽於鄉

黨焉則人心矣饑而食渴而飲率性之道也從而盞滋味

之美焉恣口腹之饕餮焉則人心矣惟一者一於道心也惟

精者慮道心之不一或二之以人心也道無不中一於道

心而不息是謂允執厥中矣一於道心則存之無不中而

發之無不和是故率是道心而發之于父子也無不親發

之於君臣也無不義發之於夫婦長幼朋友也無不別無

不序無不信是謂中和之節。天下之達道也。故四海而皆
準。亘古今而不窮。天下之人同此心。同此性。同此達道也。
舜使契為司徒而教以人倫。教之以此達道也。當是之時
人皆君子。而比屋可封。蓋教者惟以是為教。而孝者惟以
是為孝也。聖人既沒。心學晦而人偽行。功利訓詁記誦辭
章之徒。分胥而起。支離決裂。歲盛月新。相沿相襲。各是其
非。人心日熾。而不復知有道心之微。間有覺其絀繆而畧
探反正之源者。則又閏然指為禪學。而群訾之。嗚呼。心孝

何由而復明乎。夫禪之學與聖人之學。皆求盡其心也。亦
相去毫厘耳。聖人之求盡其心也。以天地萬物為一體也。
吾之父子親矣。而天下有未親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君
臣義矣。而天下有未義者焉。吾心未盡也。吾之夫婦別矣。
長幼序矣。朋友信矣。而天下有未別。未序。未信者焉。吾心
未盡也。吾之一家飽暖逸樂矣。而天下有未飽暖逸樂者
焉。其能以親乎義乎。別乎序乎。信乎。吾心未盡也。故于事
有紀綱。政事之設焉。有禮樂教化之施焉。凡以裁成輔相

成已成物而求盡吾心焉耳。心盡而家以齊國以治天下。以平故聖人之學不出乎盡心。禪之學非不以心為說。然其意以為是達道也者。固吾之心也。吾惟不昧吾心于其中則亦已矣。而亦豈必有屑屑其外。其外有未當也。則亦豈必屑屑于其中。斯亦其所謂盡心者矣。而不知已陷于自私自利之偏。是以外人倫遺事物以之獨善。或能之而要之。不可以治國平天下。蓋聖人之學無人已。內外一天地萬物以為心。而禪之學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內外之分。斯其所以為異也。今之為心性之學者。而果外人倫遺事物。則誠所謂禪矣。使其未嘗外人倫遺事物。而專以存心養性為事。則固聖門精一之學也。而可謂之禪乎哉。世之學者。承治其舉業詞章之習。以荒穢戕伐其心。既與聖人盡心之學相背。而馳日鶩日遠。莫知其所底盍矣。有以心性之說而招之來歸者。則顧駭以為禪。而反仇讐視之。不亦大可哀乎。夫不自知其為非。而以非人者是。舊習之為敝而未可遽以為罪也。有知其非者矣。藐然視人之

非而不以告人者自私者也。既告之矣。既知之矣。而猶冥然不以自反者。自棄者也。吾越多豪傑之士。其特然無所待而興者。不為少矣。而亦容有蔽于舊習者乎。故吾因諸君之請。而特為一言之鳴。呼。吾豈為吾越之士。一言之而已乎。

遠俗亭記

王守仁

此篇意古詞新。超出塵俗。非求異於俗。而自遠於俗。真傑作也。

憲副毛公。應奎。名其退食之所曰遠俗。陽明子為之記曰。俗習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矣。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公以提學為職。又兼理夫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辭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

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于微近纖曲而盛德存
焉廣業著焉是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
德而達諸用則不遠于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
遠俗也已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如以行之則不
遠于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已苟其心
明遠俗明快
之凡鄙猥瑣而徒閑散踈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遠俗
何哉昔人有言事之無害于義者從俗可也君子豈輕于
絕俗哉然必曰無害于義則其從之也為不苟矣是故苟
同于俗以為通者固非君子之行必遠于俗以求異者尤
非君子之心

微四句筆力甚到

非其子之心

同于谷以爲其固非其子之心以發于谷以文異者亦

觀德亭記

王守仁

文蘊於心之謂德德著於外之謂文陽明翁之文

由德而著者也故其文高出寰宇非後學之所到

君子之于射也。內志正。外體直。持弓矢審固。而後可以言

中。故古者射以觀德。德也者。得之于其心也。君子之學求

以得之于其心。故君子之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操于其

心者。其動妄蕩于其心者。其視浮歛于其心者。其氣餒忽于

其心者。其貌惰傲于其心者。其色矜五者。心之不存也。不

存也者不學也。君子之學于射以存其心也。是故心端則體正，心敬則容肅，心平則氣舒，心專則視審，心通故時而理心純，故讓而恪，心宏故勝而不張，負而不弛。七者備而君子之德成。君子無所不用其學也。于射見之矣。故曰為人君者以為君，鵠為人臣者以為臣，鵠為人父者以為父，鵠為人子者以為子，鵠射也者射已之鵠也，鵠也者心也。各射已之心也，各得其心而已。故曰可以觀德矣。作觀德亭記。

閑齋記

嚴嵩

有見道之言有造道之言。嚴嵩知奸邪之本原而不能閑身之邪，誠所謂見道之言殆不可以人而廢之也。

少宗伯汪公以閑名其齋。於是學者稱為閑齋先生。而其義或未之能悉也。嵩間侍坐請焉。公語之曰：子知夫學乎？夫學以治身而已。治身之道於凡食息起居之小以至用於家國天下之大無須臾可去于誠。所謂誠者實理在已。

無非僻邪妄之干而已。易乾文言曰：閑邪存其誠。吾始讀
易至閑之一字，惕然悟曰：茲非學之要乎？吾取以名齋，雖
然閑之功難哉！嘗試思之：容貌欲其正也，而或失於暴慢；
思慮欲其整也，而或失於繁亂；語言欲其重以舒也，而或
失於輕疾，以至飲食起居事物應接之際，無不欲得其宜
也，而或失於恣肆迷惑。若是者，皆誠有未至也。誠未至者，
邪之為害也。是以君子之學，貴閑邪。閑邪云者，如防止水
如垣墉以禦寇，私欲之在外者，禁之使不得入，則天理之

在內者，不待存之而自存矣。昔者成湯以義制事，以禮制
心。太公敬勝，怠義勝欲。夫子告顏淵：非禮勿視，聽言動制
也。勝也，勿也，皆閑之義也。而敬為要，敬則一一則天君太
然，百邪退聽而無所事于閑矣。嗟乎！此聖學也。而予也，竊
有志于是，而未能焉。子其為我記之。予嘗從公翰林，見其
指事陳義，醇深雅厚，則以為妙于文詞；敷導諷諭，凱切明
暢，則以為優于勸講。見公居胄監，正規端則整肅嚴毅，則
以為良于範模。見公剖紛應遽，周練明達，隨所施而克當。

也則以為長于經濟而不知其本原之地所存養者有所
要操修者有其實守之貞固故發之闕碩若是也且公作
堂於雙溪之上而名之曰閑初公則以乾之九二閑其身
又以家人之初九閑其家矣吾聞君子身修而家齊則國
天下治平由之他日欲觀公輔德格天之業者其殆權輿
于此乎請遂以公言記公之志而因以示乎學者使相勉
於是學也成已成物亦公之志也歟

寶慶忠節祠記畧

羅洪先

此文立意高古援引切當負忠義之心而能發忠
節之論敬服敬服

○誠勝二字及復成句自成佳趣

論事者理常誦而勢常勝君子處事未嘗奪于所勝而病
于所誦夫君子豈不欲成天下之事哉天之廢興不可取
必時之得失不可強為以其不可強為而取必者橫于中
則顧慮觀望之釁漸生而貞固迫切之誠日損固有假雖
死無益之言以文其過而逃其議皆失之于利害之較太

惟壯

城上

深而是非之斷不早易素履而蹈大諱其職此矣是故君子寧過于愚無寧失之巧寧正以敗無寧倖以成寧決性命于萬一不測之虞無寧覩面目以取償于歲月不可希異之會非昧時變也吾之是非其理固然不容解于心也不逆利鈍故能成武侯之忠不必禍福故能大魏公之量然二公之時猶可言也屈平殞身于楚王疎斥之餘令女矢志于曹氏盡絕之後生不足以圖存沒不足以獨憤雖比于自經溝瀆可也彼暇計夫成與敗益與否哉然而君

已上思精

句練絕妙上七

子至今誦之宋至德祐警之垂絕不可採藥之人四方土崩非有同盟敦愾之連也萬里孤臣非有殊知深結之恩也海嶺播遷朝命不通非有重購嚴憲之誘迫也遠近送款摩沸成風非有單辭微文之譙撻也而寶慶以彈丸之地在楚西南之徼泰和曾公通判攝事守孤懸無援之壘當乘勝得志之首畢命遂志與城俱亡其視國家創造之始臣主兩得之秋果可同日語哉先儒有言曰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此為不善處死者言之也雖然死而不足

有就之者矣。若橘柚竹箭之美，織編縠綺之文，雕鏤髹塗之器，之類皆是也。彼方為庸人孺子之所喜，委巷通都之所需，豈不欲自秘，以為盈縮執頤，其中之所具者，不足以詞意俱佳久待，不足以久待，故皆不得以韞言也。玉則不然，溫栗以為容，無晶熒之飾，詘然以為聲，兀震訶之音，瑕瑜不揜，人得以指其疵，神明自居，物無以入其朕，然其氣也。若虹而土石不能閔其輝，其聚美也。衆其令精也。厚故非有大人之德，不足以比象，非有王公之尊，不可以享食，非有朝廷

宗廟陳莫之事，不得以展儀而著誠，此雖日陳乎肆，夫孰為睨之者，故塵而翳之，不能為之傷，豕而噉之，不能為之榮，隱伏于嚴扃，復鑰大櫝之中，而恒自足，何則，其中之所具者，足以自信，足以自信，彼何事于急銜哉。惟人亦然，行中乎矩度，言中乎聽聞，朝而倖比，然計其功，夕而僕比，然量其能，巧登而曲當，促節而小成，是人也。吾雖未之盡知，彼其中之的然者，則可知也。棄之不見，其有餘用之不見，其不足引之繩尺，而不盡合，雜之庸衆，而不可侮，其為術

也。拙其為目也。疎是人也。吾雖未之盡知。彼其中之淵然者。則可知也。故寧懷寸璧而不可易。以溢市之珍。寧淹歲年而不可輕為一日之遇。嗚呼。此豈可與淺匕者論哉。

默齋說

蘇伯衡

衝擊旋迴如常山蛇勢。抑揚美惡如合璧聯珠。此明文之卓冠也。頌之令人默然起敬。

天下之道有小者。近者。費者。而又有大者。遠者。隱者。其小者。道者。費者。我可以言傳也。人亦可以言求也。其大者。遠者。隱者。不可以言求。諸我也。猶不可以言傳。諸人也。言不可得而傳也。故夫子罕言命。不可以言而求之也。故子貢

得聞夫子之文章而不得聞夫子之性。夫天道夫言傳不

可也。豈不可心授乎？夫言求不可也。豈不可心領乎？為有

心授心領啓默字又最佳

心授心領而不默焉。而契若針之于石者乎？此非苟默而

已矣。誠以為道至微妙。非言語所能形容也。苟明道而事

乎言語之末。非惟不足以盡之。且將開是非之端。而好奇

立異者。不勝夫紛云也。孰若默示以行而使之默悟之。為

愈哉。是故善學者。欲求父子之道。惟潛心于其所以親欲

求君臣之道。惟潛心于其所以義欲求夫婦長幼朋友之

道。惟潛心于其所以別所以序。所以信。而于天下之物。豈

不皆然。未得則默而思之也。既得則默而行之也。扣之而

不答也。難之而不辨也。詰之而不告也。咻之而不顧也。吾

方深思力行之。不暇而暇。答暇辨暇告暇顧乎哉。如是則

其于道也。察之精矣。見之審矣。得之深矣。執之固矣。昌言

不得而排之。高談不得而動之。新說不得而惑之。飛語不

得而沮之。夫安往而不默乎。故其默也。豈三緘其口哉。默

轉景佳

契于無言之域也。雖欲不默。其能不默乎。彼囁囁者。比目于

道無得者也不惟無得亦未嘗見焉卒然而問而莫知夫
 問之為是為非泛然而應而莫知其應之為非為是而遽
 然是其所非也其所是也非未脫口而左右前後之毀譽
 已盈耳矣則又譁然而身之爭雖欲默其能默乎而况為
 事之務先治其心心之在人也未應接欲靜將應接欲明
 既應接欲一而主默焉默則無慮默則無欲默則無為無
 為則一無欲則明無慮則靜也則足以制動明則足以屬
 與一則足以御煩默也者心法也故善事者務之遊于夫

二轉更妙

三轉緊切

之門三千人而秀出其間者獨顏回從事心齋而終日

默然愚而夫子亦獨稱之曰好學其矣默之難也是故顏

回慎默也慎默而後恭恭默而後淵淵默雖堯舜之治天

下亦豈外淵默哉都喻吁弗是不得已而然耳要其盡致

夫何為哉恭已正南面而已矣蓋其精神心術常與造物

游于無聲無臭之表其默其天是以先天而天弗違後天

而奉天時不必若後世之君臣日夜勞于論議而天地自

位萬物自育中國自治四夷自服也至哉默乎為學之先

五轉到極妙處

務為治之要道乎禮部侍郎括蒼吳君景玄嘗以默名其齋而徵說于余謂景玄昔處山林而事學也既以顏回之所以治心者治心今處朝廷而事上也當以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治天下則其為是齋也非徒與共學者默契于無言之域而已因為著余之所聞者以為說且將觀厥成焉

報應說

程敏政

此篇意義周匝原委甚悉剖破二子有殺身之道讀此而世之忌嫉者當警省

淮陰侯佐高祖平列國取項羽天下之大功也而見殺于女主何進與素紹謀誅宦者安帝室天下之大忠也而見殺于寺人此後世君子所為痛惜者也予獨以謂之二人者亦自有殺身之道焉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蓋福善禍淫之

理相為隱伏其見諸人者捷如影響之于形聲人但見其
感應之遲遂以為彼蒼蒼者若罔聞知殆所謂褻天者也
以史考之酈食其不煩尺矢片甲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
矣而淮陰嫉之自以已為大將握重兵在外而功反出書
生下遂進擊齊齊王以食其為給已也而烹之則烹食其
者非齊王乃淮陰也何太后專制孝仁董后積不能平而
進以太后之兄為大將軍執國政且惡董后之姪重其權
勢與已同乃誣奏董后不宜居京師少帝許之進遂發兵

董氏之宅收重免官俾之自殺董后亦以憂死則殺董
重者非少帝乃何進也夫二人者疾人之有功忌人之軋
已必欲取而置之死地乃欲保成功永終譽幸死于牖下
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則二人者之死特假婦寺之手耳彼
食其與重何罪哉傳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
也二人者嫉忌之心一萌而殺人之心無所不至然卒之
亦足以自殺其身則福善禍淫之理蓋可畏矣嗟夫功過
不相揜也彼二人者功忠固可痛惜然表而出之特以戒

則明言之以教我乎。陽明子曰：道不可言也。強為之言而益晦。道無可見也。妄為之見而益遠。夫有而未嘗有，是真有也。子未觀于天乎？謂天為無可見，則蒼蒼耳。昭昭耳。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未嘗無也。謂天為有可見，則即之而無所措之，而無度執之，而無得。未嘗有也。夫天道也。道天也。風可捉也。影可拾也。道可見也。曰：然則吾終無所見乎？古之人則亦終無所見乎？曰：神無方，而道無躰。仁者見之謂之仁。

夫者見之謂之知。是有方體者也。見之而未盡者也。顏子則如有所立。卓爾。夫謂之如，則非有也。謂之有，則非無也。是故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故夫顏氏之子，為庶幾也。文王望道而未之見，斯真見也已。曰：然則吾何所用心乎？曰：淪于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于有者，用其心于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而子顧切切焉。吾又從而強言其不可見，是以瞽導瞽也。夫言飲者不可以言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

其醉飽盍亦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夫亦戒慎乎其所睹也已斯真睹也已斯求見之道也已

是也難容於之末由也姑夫歎曰之子為無幾也文王
頃收而所立草爾夫體之收頃非有也體之收頃非無也
是也難容於之末由也姑夫歎曰之子為無幾也文王

悔齋說

王守仁

理精詞到

悔者善之端也。誠之復也。君子悔以遷于善。小人悔以不
敢肆其惡。惟聖人而後能無悔。無不善也。無不誠也。然君
子之過悔而弗改焉。又從而文焉。過將日入于惡。小人之
惡悔而益深巧焉。益憤譎焉。則惡極而不可解矣。故悔者
善惡之分也。誠偽之關也。吉凶之機也。君子不可以類悔。
小人則幸其悔而或不甚焉耳。吾友崔伯樂氏以悔名其

齋非曰吾將悔而已矣將以求無悔者也故吾為之說如是

其惡也聖人而後無悔也

善也君子所以毀于善小人所以不

聖賢同位

聖賢同位

王守仁

梁仲用

齋說

王守仁

四偽八誠默道盡矣去偽存誠默道得矣君子默會此文之義而後知誠偽之辨

仲用識高而氣豪既舉進士銳然有志天下之務一旦責其志曰於呼予乃太早烏有已之弗治而能治人者於是專心為已之學深思其氣質之偏而病其言之易也以默名齊過予而請其方予亦天下之多言人也豈足以知默之道然予嘗自驗之氣浮則多言志輕則多言氣浮者糴

于外志輕者放其中予請誦古之訓而仲用自取之夫默
有四偽疑而不知問蔽而不知辨冥然以自罔謂之默之
愚以不言話人者謂之默之狡慮人之規其長短也揜覆
以為默謂之默之誣深為之情厚為之貌淵毒阱狠自託
于默以售其奸者謂之默之賊夫是之謂四偽又有八誠
焉孔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
不逮也故誠知耻而知默又曰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夫誠敏于行而後欲默矣仁者其言也訥非以為默而默
者焉又曰默而識之是故必有所識也終日不違如愚者
也默而成之是故必有所成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者
也故善默者莫如顏子闇然而日章默之積也不言而信
而默之道成矣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而默之道
至矣非聖人其孰能與于此哉夫是之謂八誠仲用盍亦
知所以自取之

出姑善熇。昔莫。吹。既。于。闈。然。而。日。章。熇。之。赫。也。不。言。而。言。
也。熇。而。吹。之。是。姑。必。有。所。吹。也。既。而。言。其。亦。必。有。所。言。
卒。熇。又。曰。熇。而。婦。之。是。姑。必。有。所。婦。也。既。而。言。其。亦。必。有。所。言。

博約說

王守仁

此篇雖是古文而實如時論氣格冲淡發揮平當
可法可法

理一而已矣。心一而已矣。故聖人無二教而學者無二學。
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一也。故先後之說後儒支
繆之見也。夫禮也者天理也。天命之性具于吾心。其渾然
全體之中而條理節目森然畢具。是故謂之天理。天理之
條理謂之禮。是禮也。其發見于外則有五常百行。酬酢變

化語默動靜升降周旋隆殺厚薄之屬宣之于言而成章
措之于事而成行書之于冊而成訓炳然蔚然其條理節
目之繁至于不可窮詰是皆所謂文也是文也禮之見於
外者也禮也者文之具于中者也文顯而可見之禮也禮
微而難以之文也是所謂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者也是故
君子之學也於酬酢變化動靜語默之間而求盡其條理
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天理焉耳矣於升降周旋隆
殺厚薄之間而求盡其條理節目焉非他也求盡吾心之

理字皆應前意

天理焉耳矣求盡其條理節目者博文也求盡吾心之天
理焉者約禮也文散于事而萬殊者也故曰博禮根于

此一段論尤切當

而一本者也故曰約博文而非約之以禮則其文為虛文
而後世功利辭章之學矣約禮而非博學于文則其禮為
虛禮而佛老空寂之學矣是故約禮必在于博文而博文
乃所以約禮一之而分先後焉者是聖學之不明而功利
異端之說亂之也昔者顏子之始學于夫子也蓋亦未知
道之無方體形象也而以爲有方體形象也未知道之無

盡窮止盍也。而以為有盡窮止盍也。是猶後儒之見事事。物物皆有定理者也是。以求之仰鑽瞻忽之間。而莫得其。所謂及聞夫子博約之訓。既竭吾才。以求之。然後知天下之事。雖千變萬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然後知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然後知斯道之本無方體形象。而不可以方體形象求之也。本無窮盡止盍。而不可以窮盡止盍求之也。故曰。雖欲從之。末由也已。蓋顏子至是而始有真實之見。夫博文以約。禮格物以致其良知也。亦寧有二

學乎哉。

此陽明翁義理之文。卓見乎聖教之微者。

謹齋說

王守仁

此篇氣格高古學者熟讀之作文自有體矣

君子之學心學也。心性也。性天也。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俟于學。下是則心有不存而汨其性。喪其天矣。故必學以存其心。學以存其心者。何求哉。求諸其心而已矣。求諸其心。何為哉。謹守其心而已矣。博學也。審問也。慎思也。明辨也。篤行也。皆謹守其心之功也。謹守其心者。無聲之中而常若聞焉。無形之中而常若睹焉。故傾耳而聽之。惟恐其

或謬也。注目而視之。惟恐其或逸也。是故至微而顯。至隱而見。善惡之萌。而纖毫莫遁。由其能謹也。謹則存。存則明。明則其察之也。精其存之也。一昧焉。而弗知過焉。而莫覈弗之謹也。已。故謹守其心。于其善之萌焉。若食之充飽也。若抱赤子。而履春冰。惟恐其或陷也。若捧萬金之璧。而臨千仞之崖。惟恐其或墜也。其不善之萌焉。若鴆毒之投于羹也。若虎蛇橫集。而思所以避之也。若盜賊之侵。而思所以勝之也。古之君子。所以凝至道而成盛德。未有不由于斯者。雖堯舜文王之聖。然且兢業。上而况于學者乎。後之言學者。舍心而外求。是以支離決裂。愈難而愈遠。吾甚悲焉。吾友侍御楊景瑞。以謹名。其齋其知。所以為學之要乎。景瑞嘗遊白沙陳先生之門。歸而求之。自以為有見。又二十年。而忽若無見。然後知其向之所見。猶未也。一旦告病而歸。將從事焉。必底于成。而後出君之篤志。若此。其進於道孰禦乎。

于首陽山採薇而食之。遂餓而死。夷齊之薇非周土之毛乎。世蓋有以子貢之言議夷齊者。孔子不云乎。觀過斯知仁矣。方孝孺作伯夷論曰。天下歸周天之命也。繫身自遠斯可已矣。何乃耻食其粟。獨食其薇也。庸非周土之毛乎。嗟乎。以孔子之所謂賢人。孟子之所謂聖之清者。而猶不免後世之指摘。可畏哉。彼鮑焦所謂效夷齊者。非邪。斯過乎中者也。聖人之道中而已矣。

直臣字義

李慶陽

此篇意思層疊詞氣高古蓋文之精粹而深得秦漢家法者

舉人吳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吳生曰廷對者對于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為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吳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文強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為逢為干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于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

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
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
道如矢是矣乃他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遜遜者非直之
反乎子讀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
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木性曲而水性直二者愚夫愚婦
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脊水之下也
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
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

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不直者也故隱污之
行行于家而光大之議揚于國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
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
者其充也心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
直氣者必心識時者先幾審勢者有為五者而能全則聖
矣殷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
論氣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
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于是俯而思仰而嘆曰大哉對也

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黃焉已矣。諍焉如雲焉已矣。犯焉如允語黑子云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責。臣。者。出。於。言。直。者。出。於。心。直。之。實。也。如。言。者。其。率。以。廉。行。於。千。家。而。出。大。之。難。於。一。國。共。觀。其。良。而。以。其。弊。之。直。而。聞。其。精。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自。不。直。者。也。如。魚。之。不。

說農贈薇山子

李夢陽

治農之末而李子通於政事之大者是至微之事而關至大之理也非有學有識不能為此等文字

李子明農于大梁之墟有洞微先生者過觀焉李子無患而修具先期而戒種相壤以遵播驗粒以斥惡竭力以勤本警惰以集事守一以俟時節則以浚源蓄衍以防歉洞

已上論農

微子曰善哉子之農可以喻政今杞之政其人乎李子曰予鄙人也癡癡混混馬牛未耜間耳挹雲氛卧桑陰聆禽

音焉耳矣。政之諧也。子然之祀。洞微子曰。杞之尹。薇山子者。少而飭躬。長而勵行。敦禮嗜文。保貞馳問。藉之白茅。射隼高墉。非農之修具者乎。其臨政也。滌穢剔垢。範才效良。操綱展目。程猷經謨。非先期戒者乎。大結則斫。小結則析。剋之用剛。懷之用柔。蒲鞭示辱。桁楊威暴。非相壞播者乎。敗羣之羊。必除梗類之草。必鋤非驗。粒以斥惡乎。夙興夜寐。無小弗親。無隱弗究。無瘼弗詢。非竭力以勤本乎。錄善獎能。恕難矜愚。日計歲期。亡業者復。將食者務。非警惰以

集事乎。不違道而干譽。不矯情以釣名。不飭言以要進。不捷徑以求速。非守一以俟時乎。政之行也。則均衆寡。定伸縮。息喘止呻。抑過埤損。儲美慎餘。敝帷罔棄。木屑是收。非節財以浚源。蓄衍以防歛乎。李子曰。予之農于墟也。第知

已上論農與政合

癡癡混混焉耳。不知杞之政似也。洞微子曰。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夫事萬而理一者也。梓材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猷李子遇杞士于郊東。傾蓋班荆而坐。以洞微子之言質焉。士曰。予挾簡策。誦先王人也。杞尹則知之矣。

不知其政也。李子曰：請言其尹。士曰：劉之尹，杞也。吾見其官理民治，教行政清焉耳。而不知其易何也？見其豫而立，備而無患焉耳。而不知其種戒也。見其淑慝區彰，瘴明焉耳。而不知其相而播之也。見其善人，多而猾賊慝焉耳。而不知其驗而斥之也。見其繁剽而錯割，壅決而焚解焉耳。而不知其竭力勤之也。見其荒蕪闢疆，場飭焉耳。而不知其警情集之也。見其不矜已，不凌物焉耳。而不知其守一俟之也。見其乏不懼匱，不憂焉耳。而不知浚源防歛之有

道也。李子曰：甚哉杞之政，似農也。洞微子得其內，士得其

外。外者其巨也，內者其細也。細功也，巨效也。甚哉杞之政

而寓規戒意

似農也。薇山之子所以行也。例邑有異政，三年則旌拔焉。

薇山子未三年獨旌拔焉。他邑尹聞之，賢也。面以之，赤下

也。吐舌警惕。洞微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之。官子不求之

身而欲達之，官而欲異等拔乎？李子曰：粗者精之，寓小者

大之。始近者遠之，自以杞之政，政于國，國不治乎？以杞之

政，政天下，天下不平乎？薇山子行矣。予癡癡混混農間，日

狗私惡而毀之。世主惑羣議而棄之。棄之則罰加焉。非介士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為之源也。夫貪非以自養已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憚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偽。上則謹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佞非征歛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五吏興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矣。

學說

湛若水

此文明白易簡。閑鎖謹嚴。凡作論可以為法。

古之學者所以學為人也。學為人也者。學為聖而至于天也。天者人之所以性也。盡人則盡性。盡性則至命。故學而為人則聖。與天不能外矣。而曰吾為聖。吾且至于天。則不可私也。吾知復。吾為人之道而已。而聖乎天乎。吾不知也。吾知學為君臣。學為父子。學為夫婦。長幼朋友之道。酬酢事物之理。凡人之所不能無者。如斯而已矣。此古人之

所謂學也。昔者孔子學于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學于成湯，成湯學于禹，禹學于堯舜，堯舜學于三皇三皇學于天地。故皆與天地相似。孟子曰：人皆可以為堯舜，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為堯舜。禹蓋與吾之天一也。故曰：人有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故除其驕而苗自天殺其蠹，而木自茂去其欲，而理自足。古之人從師而學焉，窮經而學焉，小而小學焉，大而大學焉，亦所以明乎此而已耳。亦所以去其蔽乎此者而已耳。非外有所取而加之也。必外有所取而加之，則鑿矣。

芸田說示諸生

鄒守益

此篇設喻明透，詞理咸到。學者讀此說，以自芸其心，茅塞頓開矣。

嘉靖四年六月既望，予以事出吳興，見有藤行泥中，而以手左右去草者，召而問之曰：此芸田乎？曰：然。曰：吾邑之芸，以鐵為器，而木柄之，俯其身以蕩撼于苗中，未嘗若是難也。曰：州亦有之。沙田草易除，用之則宜；泥田根難拔，必若是者，三至焉。山谿之田，寒則根難死，必若是者，五至焉。若

稍弛之草侵吾苗數口之家將饑死於溝壑矣予聞而凜

然人之情孰不惡勞而欲逸也以其惡死之急則奪其勞

矣以其欲生之急則奪其欲逸矣甚矣吾民厚生之難也

此意尤緊切可愛

破入骨髓最是佳妙

然人知惡身之死而莫知惡心之死何也仁義之心人皆

有之存之則進于聖賢失之則入于禽獸是所欲有甚于

生所惡有甚于死者草之害吾苗也竭力以去之利欲之

此一轉切要

害吾仁也憚其難而不知去勿思焉耳質美者易于渾化

猶沙田之草易除而不留也次則泥田矣次則山谿之寒

田矣芸之而弗息草未有不拔而苗未有不秀且實者也

嗚呼天下之勇于芸苗者寡矣欲斯民之無飢也惡可得

哉予方固于飢餒思理百畝之荒以望于有秋而草盛苗

稀惴惴乎無所獲也今而後知所以芸吾田矣二三子咸

欲厚其生也則盍亦于是焉圖之先難而後獲其庶幾乎

政說

顧璘

此說出入經史有氣力有光燄有頓挫亦

明文之最佳者韓柳句法亦不過此

凡位皆為下也。政也者效于其位者之事也。弗戾乎下斯
可以為善矣。是故雨露下濟而萬物生。霜雪下肅而萬物
成。天之政也。匪時而動則憾之。豈樂利惡害者固凡物之
大情也。邪政之所出。詭道拂情。民用不堪。謂之虐政。虐政
之所號者。災必逮夫身。古之人求免夫虐政之號。災身之

由者無他焉。積衆人之思以徇夫細民之情而已矣。周禮
內史外史御史之官。掌四方之志以達于王。小行人采詩
四方以觀民風。官師瞽御各執藝以諫。士傳言。庶人謗于
市于時。周公位冢宰。勤吐握之節以延天下之士。幽隱纖
悉咸通于朝。上無弊政。下無窮民。率是道也。末世人賢其
才。弗顧其下。而用言之道廢。用言之道廢。而天下無刑措
之治矣。振廢侮強。自持曰剛。其弊也暴。優柔撫懷。自持曰
三。其弊也廢。勤事樂舉。自持曰能。其弊也亂。疏幽挾隱。自
持曰明。其弊也察。沈潛玄默。自持曰靜。其弊也隳。五者自
賢而不用人者之過也。欲善其位。不亦難乎。是故先王之
政遠矣。為政者誠使細民之情通于守令。守令之謀信于
岳牧。侯伯。岳牧。侯伯之職。辨于冢宰。冢宰之慮。盡于天子。
其度乎言。無弗庸而政之。戾乎下者鮮矣。然則其戾乎下
者。吾無惡夫人之自賢也已。



